

# 龍蛇為藝



# 艺海龙蛇

陈 洁 伟

《体育文史》编辑部编

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

1982

1246

**艺海龙蛇**

体育文史编辑部编

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

沈阳七二一二厂印刷

沈阳市邮局报刊销售公司发行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06千字 印张9.25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15·16

定价：1.5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以北京摔跤名师、爱国艺人，神跤宝三追求技艺、追求人生的艰难曲折经历为主线，多侧面，多层次地展现了一幅旧时北京色彩斑斓的艺苑画卷。

全书分三部。第一部写少年宝三愤而立志，巧挡中幡，力演磨盘，拜师学艺的故事（该部已于1985年12月出版）。第二部写青年宝三初闯天津卫，力挫盖九洲，义救风尘女，镖打铁冲子，千里迢迢为师复仇的故事。第三部写中老年宝三上海大比武，宝（三）金（二）双雄会，日寇侵京华，艺苑大凋零，独胜日跤手，立馆续跤图的故事。

本册所载，即为第二、第三部。文章跌宕起伏，运笔缠绵，纳纪实传奇、人文地理于一芥，有机地熔京城史实、民土风情于一炉，生动地刻画了宝三这一典型人物，使人读后，味同啖榄。

4479/4107



## 目 录

- 二十一 金二友夜宿张家口…(1)
- 二十二 宝善林初闻天津卫…(8)
- 二十三 小树林狭路逢义友…(17)
- 二十四 粉妆园长街遇故人…(24)
- 二十五 小室密谋预铍作祟…(31)
- 二十六 病房遗恨舒红悬梁…(39)
- 二十七 宝善林兴游三不馆…(49)
- 二十八 盖九洲惨败小桥头…(57)
- 二十九 告别演神幡惊满座…(66)
- 三十 解危难蹊王落陷坑…(75)
- 三十一 灯光鏖影薄六殒命…(85)
- 三十二 经楼灵堂金二闹丧…(92)
- 三十三 哭恩师宋三姐生祭…(100)
- 三十四 会亲人邵四奶逃脱…(109)
- 三十五 计中计宝三遭暗算…(115)
- 三十六 毒受毒纪顺受款踪…(124)
- 三十七 宝玉娥病愈归乡里…(132)
- 三十八 于敬一示现女儿身…(140)
- 三十九 俏姑娘沙锅居查访…(151)
- 四十 猛英雄宛甸村传踪…(158)
- 四十一 鹞占鹊巢赵九称霸…(167)
- 四十二 借刀杀人金二藏奸…(177)

- 四十三 上海滩英雄逢异客…(185)  
四十四 半淞园皮龙会金刚…(192)  
四十五 吴巧凤千里追踪影…(199)  
四十六 宝善林一举获美名…(207)  
四十七 宝善林跨马长安道…(215)  
四十八 徐金铸盗图宛甸村…(225)  
四十九 跤场决斗金二遭报…(235)  
五十 宦海浮沉敬一雪仇…(244)  
五十一 遭羞辱宝玉娥殒命…(252)  
五十二 效皇军赵秦生媚敌…(258)  
五十三 八里烽火日晦月暗…(268)  
五十四 十月炮声改地换天…(275)

## 二十一 金二友夜宿张家口

河北两岸芳草地，江南二月杏花天，虽说大地春回了，但张家口的气候却很个别。冰透了的空气是冻结的、是咬手的。附近一带的山峦、房屋、桥梁、街巷都沉浸在碎玻璃儿似的光亮和灰蓝色的阴影里。天分外短，早晨过后，没见到多少阳光，紧接着的是黄昏和窗棂里闪出明灭如豆的灯火。

在一家小客店的单间客房里，灯火幽幽，炉火熊熊，围着火炉坐着三个旅客。内中一个散披着老羊皮袄的人说：“我说金爷，人有享不了的福，可没受不完的罪。明明这儿有大旅馆您不住，可偏偏住小店？跟他妈掉进冰窟窿里似的，害得我竟叭咕尿。”

“舒二爷，我金二他妈有这分瘾，我贱骨头，不懂得什么叫舒坦——食君禄、报君恩，这不都为了高经理吗？带着这么贵重的物件，不忌讳点儿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这沉重重担？”金二压低了嗓门说。

“金爷这话在理儿，这块儿可是个没王法的地方，盗贼匪寇多如牛毛。事事小心点儿好。”铁背狐高宽揣着手说。

“嘘，小声点，隔墙有耳。”金二说着猛古丁地推门站到院中，向四下里听了听、又瞧了瞧，回来插好门插关，说：“歇着啦！歇着啦，四十八拜都拜了，就差一哆嗦，赶明个儿把货拢齐了，后儿一大早咱们就往回折。”说着他们息灯睡觉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远在北京的赵九正和舒红一块儿躲在他的房间里干那个勾当。今儿晚上高阔亭有应酬，到邵秉钧大人府

上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这段时间可真难得。两人温存了好一阵子，舒红要走了，赵九仍是贪婪地揉着她、抱着她，不肯放手。

“九儿，话都跟你说尽了，我算看透了，高阔亭阴毒损坏，是个蝎子，是条长虫，是个畜生。我对他又怕又恨……”舒红难过得说不出话来，赵九也显出很难过的样子。

“九儿，我跟着你，一不图钱财，二不图势力，只图你把我当个人。我的话你听见没有？”

赵九闭着眼揉摩着，懒散地点着头，说：“小姨，我的心什么样，你知道。九儿要对你搀半点假，欺负你，赶明儿让我掉进龙须沟淹死。”

“不准胡说，我知道你也有难处。九儿，听我告诉你呀，我手里还有些个体己（钱），打算都交给你，咱们远走高飞吧！买几亩地，或是买两间门脸房开个小买卖，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呀！我一扑纳心地跟你过日子，再苦也甘心。”

赵九并没悟透舒红这分心意，只是说：“小姨，你别难过。姨父要是再欺负你，我，我他妈就让他蹲巡捕衙子！”

舒红轻轻推开他的手，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从嘴皮子里滑出一句话来：“你斗不过他！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赵九眼看着舒红走去的背影只是发呆。他爱舒红，可又得靠着高阔亭，不然，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，这笔花销上哪要去？他自己有家，可是父亲一见到他就阴沉个脸儿，要不就训斥他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下贱痞子。母亲宠着他，可又作不了父亲的主。他要真把舒红带走，恐怕姨妈也饶不了他，那么一来，事情就更糟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忽然想出了这么个办



法？等金二哥回来让他陪着自己去给姨父买个“新人”，冲着金二哥的面子，就把舒红让给自己得了。眼下金二哥可是姨父眼里的活财神呀！主意已定，专盼着金二哥早早回来。

这天晌午，他正在账房里无精打采地拔拉着算盘珠子，忽听得大门外人嚷马叫。嗨！金二哥凯旋而归了！高阔亭叫伙计给金爷沏茶、宽衣，点挂响鞭。赵九精神大振，忙把金二让到甲级房间里，亲自给金二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，又问寒向暖。

金二光着大板儿脊梁，下身穿条青库缎的棉套裤，双手捧着水稀里呼噜的洗着。

“好家伙，脱光了洗，别再冻着。”赵九翘着二郎腿坐在茶几旁的圈背椅子上说。

“不碍的。您猜怎么着，九爷，北京真是块福地，一到这块儿连节气都变了。口外那块儿，冻得你没处躲，没处藏的。从袖笼里抽出手来一拉门环子，褶子了，硬粘掉一块肉皮！真他妈受洋罪……”金二边说边洗。

“我说金二哥，你没给老四带点什么来？”

“瞎！哪有那门心思。也别说，就给她带了副麻花手镯——包金的。”金二笑着，两只斗鸡眼一眨一眨的。

“行啊，二哥。这回买包金的，下回就该买足赤的啦！”赵九给他拉了拉衣袖，又说：“我托你带的东西呢？”

“灰鼠皮的皮桶子是不是？那我能忘了吗？临走时你不是说买回来别往大旅社拿吗，下了车，我就把它寄奉在前门车站了。那桶子真地道，谁见着谁舍不得撒手。”

“得了，金二哥我给您作揖了。优待我的好儿，小弟都

记在心里了。”

“您怎么了，跟我客气起来了。只要你那位小姨穿着可心，就齐了。”金二边说边换衣服。他换上了一件月白小褂，外面穿件瓦灰色万字不到头的春绸面对襟小皮袄，也不系衣扣，腰里系了条褡包。他从怀里拿出金表来打开看了看，又“啪”地合起来，捻着金表链得意洋洋地阻着赵九笑。

“真是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。您这么一打扮还哪象个臭摔跤的呀，我看给个猪肉缸的二掌柜都不换——不过你得把褡包解下来，纽带系好了。哎，这就象样儿了。”赵九边说边帮助他提提衣服领子，别好了金表的表链儿。

“说的这么好，那还不全靠您的大力保举吗？”金二照着镜子感激地说。

“哎，相帮相帮，以后有事还得求你大力帮忙呐。真的！”

“九哥，往后有事尽管说，唯独您的事，有求必应。”金二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行，有您这话我就……”

没等赵九把话说完，伙计躬着腰进来了，说：“金二爷，经理有请。酒已摆好了，专给您接风洗尘呐！”

“走吧，二哥！咱们慢慢喝着，听你讲这一路上经历的故事儿。”

酒席摆在了经理室的大厅上，高阔亭坐在上首的太师椅上显得满面春风。金二带回的这批烟土他看过了，大致估摸了一下，这趟买卖够肥实的，刨去花销净赚大洋两千七百多块。几年来为了钓住金二，他花的血本连那块金表全算上，

前后不足四百块，这一下子不仅捞回了本儿，拴住了人儿，而且还往他的死对头宛永顺的心窝子上戳了一刀。想到这儿，他站起来高擎酒杯，说：“金二爷忍饥受冻，为我大旅社招财进宝，大家一块儿敬金爷一盅。”说完一饮而尽。

“金爷劳苦功高，我做您一盅呀！”舒红走到金二跟前给他满了一盅酒。

“金爷，金爷，一人有福，托在满屋。自打您当了护宝案的头儿，我们大家伙都跟你沾光。”宝局子的管帐先生端着酒盅说：“得了，您赏脸，喝了这盅吧！”

恭维着，说笑着正在热闹的时候，经理室的门帘高挑，众芳院的翠喜还有四五个粉白黛绿的姑娘走进门来。高阔亭拍着手，说：“四姑娘来晚了应当受罚。”

赵九说：“我看这么着吧，让翠喜唱支曲子，算是给金二哥接风。然后红玉、小雅宝挨着唱，不唱的就吃，姨父，您瞧行不行？”

高阔亭说：“行啊，老四来段拿手的。”

翠喜边拉着丝弦边唱道：

“花开满树梢，月挂一房高；花园假山后，悄悄把郎找。我心儿发急，我眼儿发焦，噢通一声响，扭伤了我的腰。郎啊、郎啊、你为什么不顺着梯子抄近道？瞎！原来那是一只大黑猫。”

翠喜歌声刚落，高阔亭双手一拍，说：“好，二友，原来你是只大黑猫。”

“嘻嘻，黑猫，是个猫可就偷食吃哟，哈哈、哈！”一些碜牙的话全冒出来了。

金二微有醉意，脸上大月牙形的疤痕通红。桌上摆的

是：香的、酥的、脆的、嫩的；杯中盛的是：红的、绿的、甜的、辣的；身旁坐的是：高的、白的、娇的、俏的；耳边听的是：柔的、软的、亲的、昵的。他感到满足了，猛地站起来一抱拳：“高经理，谢谢您的厚意，没、没想到，我、我念二时来运转，也、也有今天。”

“二友，自家人不说见外的话，你就可着桶儿的干；发家的日子还在后头呐！”

“借您吉言吧！”金二又拱了拱手。

“这不，我已吩咐舒二了，再呆会儿老吉利裁缝铺的贾裁缝就来。让他可着你的矮个儿给你吊一件巴黎哗叽面子，九道弯大萝卜丝儿的滩羊皮袄，外带一件青礼服呢的大马褂。看你喜欢不喜欢。”高阔亭绘形绘色地说。

“经理，您别，别破费啦！”

“二友，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，谁要对我有八两的好儿，我恨不能还给他八斤，心里才舒服。”

“得了，还不快谢谢高经理。”翠喜在金二身后插话，说：“二爷，您要真穿上这么一身上袍马褂，真要成了上等社会的人了。”

“一点不假，可就是脚下这双破毛窝显着不搭调——阔亭，让步云斋给他定做一双棉鞋吧！”舒红向着金二说。

高阔亭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又笑着说：“嘻，你竟害白，春分都过了，谁还做棉鞋！”舒红缄口不语了。高阔亭走到写字台前翻了翻皇历，说：“今几个是二月初八，十天后的黄道吉日宜远行做生意。金爷，你还得上口外跑一趟，我想那块儿也不会那么冷了。”

“行啊，哪天去您只管吩咐！”金二说。

“二爷，您听说了吗？宝三这小子跟黑王铁的马戏班子，还真在天津打响了，都上了小报啦。”翠喜一边斟酒一边说。

“他这个练大杆子的，也真走红运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金二腾地站起来一拨拉，翠喜倒退两步，跌坐在地上，酒盅也砸了，

“哼！出头露脸的事都归他，我他妈没能力，没种，是臭王八蛋。”金二伸长脖子，努着一对斗鸡眼儿边说边骂。在座的人面面相觑，有些识相的便悄悄溜走了。

赵九真没想到提起了宝三会惹起金二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他笑着说：“快打个手巾把儿来，金二哥今儿个喝多了点儿。”

“孙子才喝多了呐，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天津，把丫头的中幡撕成了屁帘儿。”金二拍手打掌地说，赵九想拦也拦不住。

高阔亭走过来用二拇指顶住金二的胸脯说：“二友哇，沉住了气，别显着那么没有肚量。来，来，听我告诉你……”说着他把金二劝进了里间屋，舒红、赵九也跟了进去。

“你知道，我可不愿意看到八爷门下有超过你的人。你还不知道，前些日子我已托了人，就让这小兔崽子栽在天津，说什么也得让他落个残废。不信，你问九儿。”高阔亭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嗯！”金二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论功夫，他是小菜儿一碟，我大眼角儿都不夹他。可这小子也真有邪的，走到哪儿都要压我一头。他要是红了我往哪儿摆。干脆，我还卖艺去

吧！”

“金二哥，你怎么绕住了。也别说三儿光会耍大杆子，就说他能耍火车头，又值得了几吊钱。姨父刚说的话是真的，你也没打听打听姨父托的人是谁？”赵九说着停顿下来，他见金二眼珠不转地听着，便把大拇指一挑，压低了嗓门儿，说：“大名鼎鼎、三不管跤场掌穴的——盖——九——洲！”

“啊，是盖九爷！经理，您既有这分心思，这到口外运烟土的买卖，我接着跑。”正是：

暗藏毒弩杀虎豹，  
设下香饵吊金螯。

## 二十二 宝善林初闯天津卫

话说宝三随着黑王铁组成的新星马戏班子来到天津闯码头，一眨眼的功夫三个月过去了。他们逢庙赶集在河北、河东、河西各地区都留下了好的名声。

这个马戏班子的人手齐，班底硬。象黑王铁的飞叉，刘桂珍的蹬大缸，李二麻子的上刀山、吊小辫儿，都是主顾们百看不厌的玩艺儿。在这些引人的玩艺儿当中，最受人称道的还是宝三的中幡，那些主顾们在茶余饭后逗乐的时候，往往把宝三的事儿也编成了歇后语随口说出。什么“宝三的中幡——那叫一绝”，什么“看宝三练幡——真过瘾”，“宝三的玩艺儿——景高人”等等。这样一来，宝三的玩艺儿也由垫场的转成压轴的了。

单说这一天，新星马戏班的大马戏棚里热闹非凡。里三

层外三层的人们，把个用绳网和白布围墙(没有顶子)围成的戏棚围得水泄不通。场地中央身着大云子花对襟浅色坎肩的宝三精神抖擞。“一指担山”，他用左手大姆指挑着中幡绕场一匝。那杆中幡徐徐地迎风招展，大红缎子的幡门子在暮春的阳光里闪着红艳艳的光辉。细看那幡门子上绣着八个醒眼的大字“以武会友，旋转乾坤”，往上看并排绣着四个小字是“众人为师”，幡门子周围一圈走水，都是用白缎子做出来的飞火焰儿。幡门子顶上另接出一根长竿，上面支着红、绿、黄三个小伞；小伞下张着一个挂着流苏的幡帽子；幡帽子四周坠着幡铃儿，发出哗铃儿的响音。这杆古色古香、鲜明大样的中幡，正是当年魏德海在广通寺后身成心送给宝三的那杆铁幡碗子的中幡。

忽然间，宝三张开两臂来个大开门。他把幡抛起，又背身用右脚踢幡，一个“倒踢紫金冠”幡杆踢起一人多高，他蹲身接稳，那幡杆轻轻落在他的脑瓜顶上；他颠起再接，幡杆又落在他的下颏上；颠起再接，又落在他的脑门子上；颠起再接，又轻轻落在他的鼻尖儿上。宝三练这些动作时，两个保托的大汉在他身旁不时拉开架势高声报着招数：

“嗨，海底捞月！”

“牙髓——好、踢髓！”

“看好了，单提剑！”

宝三的招数又变了，巨大的中幡竟象个鸡毛掸子似的，在他手里摆来弄去。幡铃“哗楞楞”震响着，幡杆盈盈跳动着，幡门猎猎飘闪着，保托的大汉也不再出声。场地上好象有一架幡、两架幡、八架幡、十架幡一齐舞动，使人如置身在两军对峙的旗阵里一样，幡踪人影纷至沓来。

看呆了的观众们张着口，瞪着眼，屏住了呼吸，连口大气也顾不得出。这时宝三使出全身解数，托弹踢顶，翻滚跌扑，使你招招爱看，但又日不暇给，式式耐瞧，只是忙坏了眼睛。

这杆幡耍到闹热处，宝三嘎然一个“反挑金背”将幡抛出有丈把远，他立定收势。两个保托的一齐向前迈弓步将幡稳住。观众仍是游兴方酣，宝三一揖到地，面带笑容已是频频地向四周谢场了。静静的马戏棚里象滚过了一阵炸雷似地，观众们喝彩不迭。

“好嘛，宝三的幡——那叫一绝嘛。”

“真过瘾——看宝三练幡。”

“宝三的玩艺儿——真景高人。”

人们说笑着，议论着走出大马戏棚。也有一些观众——那都是年轻的练家，怀着敬佩与好奇的心情，目送着换好衣服的宝三从马戏棚后钻出了拉着斜象眼的绳网，走向马戏班的寓所。

新星马戏班的寓所就在天津北大关的一家兴隆客栈内。

这是一家古旧的小客栈，矮小的房间，拱着腰，缩着肩，相互挤靠着，仿佛一队驼背老人踉跄而行，时时都有跌倒的危险。

这天正赶上歇场，客栈后一排的店房里，住着马戏班里的艺人。天还未亮，他们大多沉浸在离合悲欢的梦境中，睡意正浓。在一狭小的院落里，一间小北屋的木棧窗户已经用支窗棍支了起来，宝三就住在这个单人房间里。这时他正顺着窗口抬头远眺，天地虽然狭小，但他还是看到了大自然的瞬息幻化。一日之始悄然无声，只有从夜幕里探出手脚



的晨光，为暗暗的天空敷着底色。先是重重的铅灰色。仿佛谁打翻了一杯清水，把铅灰冲成了柔和的蓝色、淡蓝色，并且在淡蓝的底色上留下了蛋白质的水印儿；而那蓝色又添上了微红，变成葡萄紫色、淡淡的，又亮起来。白色水印缓缓拉长、成了一条河，颜色也逐渐红起来；于是大地甦醒了。远处不时传来鳞鳞的水车声，雄鸡的啼叫声，隐隐地还可以听到挑夫肩上竹扁担发出吱吱呀呀的颤动声。

宝三的心情是喜悦的，近两个月来难得这样清闲，他转身来到床前，取出一卷字纸，舒舒展展地铺在迎窗的八仙桌上。这是一幅一尺来宽、三尺来长的横幅，上面墨迹新鲜，写着：“艺无止境”四个大字。横幅上款写着“宝善林先生雅正”，下款写着“东光荀慧生书”并盖着一方仿古篆文朱红印章。宝三正襟危坐，用手指头蘸着清水，在桌面上一笔一画摩仿横幅的笔迹，写着“艺无止境”的字样

客栈的老茶房驼着背，提着一只老大的铜壶，正从窗前走过，他隔着窗口看见宝三在学写字，便停住了脚步。宝三抬头看见了老茶房，忙打招呼：“王大爷、您早，请进来坐会儿。”

“爷、爷爷爷，好嘛、这是嘛、荀慧生老板的墨宝啊！”老茶房走进屋里，看着八仙桌上的横幅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天津土音好奇地说。

“嗯”，宝三站起身笑着说：“上个礼拜，荀老板来看我的玩艺儿，后来又送了这个。”

老茶房放下了大铜壶，拉下肩上搭着的堂布手巾，边擦着八仙桌上的水道道边说：“荀老板是河北东光人，我们早年搭过邻居。他是个苦出身，自小就在义顺和梆子班儿搭班学